

經部

公羊折諸卷六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昭公

著招之有罪也

胡氏傳曰諸侯之尊弟凡不得以屬通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特稱之也秦鍼宋辰出奔稱弟招殺世子偃師則亦稱弟號之會招惡未嘗著奉命尋盟與友如陳敖會戚一例何嫌何疑而有事予貶其

貶也不著之於殺偃師書弟之時而著之於會虢書公子之時且公子而曰貶則楚圍亦書公子不並著而獨著之於陳之招公羊謬戾多矣未有如此之尋之而不得其端者也

此大鹵也

此晉之太原也禹貢冀州既修太原孔氏傳髙平曰太原今以為郡名蓋用爾雅釋地之文公羊云上平曰原下平曰隰亦引爾雅然原隰地名又屬雍州原隰底績

至於豬野原隰𨞞地豬野在武威其地亦名太原小雅薄伐玁狁至於太原是也總之皆以高廣平原取義而一晉一秦不可不辨

舍中軍者何復古也

作三軍舍中軍左傳以為田賦之法而公羊則直言官制其曰上卿下卿上士下士蓋謂中軍為中卿也漢儒皆習公羊故楊終上書曰襄公作三軍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復古以為不舍則有害於民也章懷太子注曰舍

之與留量時置官　荀悅曰春秋之義舍中軍則善之

亦祖公羊

又

唐庚曰季氏諷魯作三軍合周禮矣其志乃欲卑公室

而奪之權曹操諷復九州合禹貢矣其志乃欲廣冀州

而益其地晉曲沃莊伯用夏正合人統矣其心乃欲自

立凡奸人欲濟其邪謀未嘗不引經術也

瀆泉者何直泉也

左傳曰蚡泉穀梁曰貫泉獨公羊以為濆泉傳文曰直泉者涌泉也有合於爾雅檻泉涌出之義兗州之地濟水狀流泉多濆涌若濼源趵突名勝著聞何休以為戰而涌出百姓怨歎氣逆所致非惟傅會好奇抑昧於爾雅涌泉之解

其言陳火何存陳也

漢建安二十五年通鑑已紀黃初之元朱子以為奪漢太速予魏太亟非春秋存陳之意凡所云愚狐未獻厓

門未覆之說皆祖經文陳火之書以立教也

齊欒施来奔

李鳳雛曰經昭公十年夏齊欒施来奔高彊同来而不書非卿也施公子欒之孫以王父字為氏公羊但知晉有欒氏而不知齊亦有欒氏改經文齊字為晉字夫傳春秋而于春秋事茫然不曉如此况此一出奔正齊陳興廢一大關鍵夫子書此係春秋節目而可不曉耶况晉滅欒氏在襄二十三年齊欒施奔魯在昭十年晉欒

氏已滅三十三年矣安得猶有晉欒氏在耶　折諸題皆傳文無經文此句乃二傳之誤非經也與襄二十一年庚子孔子生一例

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

疏若足其文宜云齊高偃帥師納公子陽生於北燕今陽生之下不言北燕者正以史之本文陽生之上有北燕字因而從之不及改爾按左傳齊高偃納北燕伯款于唐杜注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又指名為款公

羊所謂公子陽生全是疑似之辭固當舍此取彼子曰云云者疏又云即春秋說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游夏之不能改一字者是也

如爾所不知何

經書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左傳以欵為北燕伯之名而訓陽為唐並無繁複記載祇因六七兩年燕君出奔齊景興師討罪受賂而還終於無成至此乃納之於陽一如鄭厲公入櫟衛獻公入夷儀後此昭公亦有

居鄆居乾侯之事公羊氏矢口乃曰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公子陽生哀六年齊陳乞弒其君之所奉而混之于此繼之曰子曰我乃知之矣如爾所不知何歸之于簡冊傳聞之誤何休作注謬戾相仍但見其白日魘魅伸毫呵欠已耳

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

楚莊縣陳聽申叔時之諫而復封之其復封也僅解免于縣之之罪已耳公羊曰不與專封作意以進楚莊以

夏徵舒弑君之賊列國得討而楚討之是故書不與專封者逾顯其褒美若陳蔡之見滅于楚靈靈之罪大矣葢自熊通熊貲恣行于桓莊之世賴召陵城濮遏其凶威至此晉伯不競而恤小存弱之風不講叔向子產葢屢歎之棄疾者藉力陳蔡以弑君於是陳蔡之世子各返其國就靈之無道言之則如祖龍死而六王競起就平之篡位言之又如靖難入而周齊皆復耳亦曰不與專封以齊桓之事擬之其為不倫不已甚乎

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

與宣八年仲遂卒于垂書法不同而禮同蓋聞喪有先後耳曰猶繹則卒事不待言矣曰萬入與籥入相方矣但去其有聲者存其無聲者樂之重在聲而君之惻怛其臣其心則一君臣之分懸殊故大夫聞君之喪攝主以往所謂不與祭如不祭也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尸事者繹也經据事而書絕無褒貶學者熟復傳文可以知禮焉

大火為大辰伐為大辰北辰亦為大辰

爾雅釋天大辰房心尾也大火謂之大辰此大火為大辰之解也北極謂之大辰此北辰亦為大辰之解也邢昺疏引左傳咮為鶉火星為大火以證大火為大辰引論語譬如北辰衆星共之以證北辰為大辰經傳互為注脚更無疑義

又

吳其琰曰大火心也爾雅曰房心尾為大辰是蒼龍七

宿之一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于冬當晨見于東方伐即參伐其三星在參星之中主斬刈之事屬白虎冬則昏見北辰即北極居天之中以正四時故亦曰大辰後漢郎顗上災異疏引此以為孛一宿而連三宿凡中宮無節政教亂逆威武衰微則此三星以應之按孛者惡氣所生或謂之彗其象若竹彗長短無常或蒼或白或黑或赤各隨色以示咎宋鈞鉤命決注所謂五彗是也參與心一東一西一晨一夕而孛乃一時連及之其變

誠爲大矣

譏子道之不盡也

程子外書曰病卧于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不可不知醫此足以定許止之罪矣明世之論紅丸案曰李可灼之事與柳泌少異以和御藥不如法之律當之可也當國大臣則有穆宗貶皇甫鎛之法在若以鎛當鴆質帝之梁冀以泌當鴆許后之淳于衍不嫌失入乎故後人有為而發之論未可以為考古之正則也

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

漢安帝時清河叔孫光坐贓抵罪增錮二世居延都尉范邠復犯罪三公廷尉議依光比劉愷以為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引公孫會不言叛書法詔是之

若曰因諸者然

何休注以因諸為齊故刑人之地疏遂引博物志周曰囹圄齊曰因諸夫華氏舉宗叛國豈有據囹圄以為巢

穴者蓋如衛孫林父之戚晉欒盈之曲沃趙鞅之晉陽世卿采地之名耳穀梁以為宋之南鄙杜注左傳亦曰宋城内里名皆未嘗合前後諸叛臣以統計之耳

其稱王猛何當國也

杜注以子朝為長庶王猛為次正蓋敬王終正大位諸侯奉之春秋書為天王其順正無疑而猛實匄凡同為單劉之所欲立故知其必以母貴或即太子壽之母弟至子朝告諸侯之詞謂單劉贊私立少則朝之長於猛

又信而可徵且覲子朝能使使布告諸侯其舉動必非幼弱者而公羊以經書子猛卒為不當凡終弟及之詞何休注遂云邪庶並篡且謂子朝未滿十歲未知欲富貴皆臆度失真夫植黨爭國各有擁戴之臣尹氏之立朝與單劉之先立悼王再立敬王其各專定策之功正自相等經書尹氏立王子朝固以著尹氏之罪而何所見子朝之遂為冲幼也經書一曰王猛再曰王猛固以王歸之特未踰年而稱天王耳何得槩目為邪庶乎

單子初立王猛即告急於晉晉籍談荀躒師師以十月納猛於王城迫敬王嗣立至來春而二師圍郊蓋子朝初作亂即師郊要餞三邑之甲以起事圍郊者圍子朝也晉之勤王也而公羊以為伐天子愈失之矣

又

劉原父曰殷人作書以君名篇明都不諱也周人以諱事神死則諱之生亦不諱也踰年之後臣子可稱之天王未踰年則以王繫名通謂之小子王生名之死亦名

之明尊未成也今此王猛是生名之也後曰王子猛是死亦名之也公羊不達此文見經稱王猛謂與小白突等甚矣其陋也

又

趙子常曰諸侯嗣子未葬稱名既葬稱子在喪之稱天子與諸侯不異國史定法也此年冬書王子猛卒其居於皇入王城王下皆當稱子今但稱名不稱子與下文異者乃夫子深意也景王寵子朝而欲立之單旗劉狄

迎立悼王魯史書曰王室亂而已諸侯未知其孰為正也晉人使士景伯涖周問故勤王之師亦未能辨其曲直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敬王居狄泉謂之東王雖周人未知所適從夫子以王猛分所宜立在喪之稱疑於羣王子與後書王子朝無異乃於二簡去子特稱王則猛之為王朝之為逆不待加一辭矣

非中國之禽也

邵堯夫曰天下將治則天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

則天地之氣自南而北禽鳥得氣之先者也鸜鵒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南而北之驗哉自此之後晉伯不競吳楚皆以南夸迭主夏盟諸侯斂衽事之馴至大亂則知鸜鵒來巢不特昭公出奔之兆而已

聚衆以逐季氏也

朱子集云昭公失民已久安得聚衆公羊特傳聞想料之言何足為據或者乃信其說引之以解論語樊遲從遊舞雩以為昭公逐季氏而發又誤之甚矣

設兩觀

何注天子外闕兩觀諸侯内闕一觀故設兩觀爲魯之僭禮荀子大畧篇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外屏不欲見外也内屏不欲見内也楊倞注不欲見内者不察淵魚之義

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

魏主髦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自出討司馬昭王經曰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爲天下笑今權在其門爲

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且宿衛寡弱陛下何所資用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此兩事一轍曠百世而相感讀之每為廢書嘆息

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

家則堂曰宋之華向魯之意如皆世大夫盤錯而不可治者宋元討之而克宋以無事魯昭討之而不克坐是失國出奔終於不復蓋有幸不幸存焉二君中才庸主初無大相遠也高貴鄉公之討司馬昭元魏敬宗之戮

爾朱榮與後周高祖之誅宇文護皆奮自獨斷不謀之臣下彼非不知其事甚難勿論濟與否而迫於宗社之存亡死有不避後周討之而克天也元曹以是殞厥身蓋亦有幸不幸存焉故君子不以成敗論事

曷為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左穀皆無傳獨公羊有此何注二年之間亟取二邑合濫為言似皆屬季氏所取杜注經文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則昭公取之於魯非季氏取之於邾愚菴謂

定元年將葬昭公使役如闞闞者魯羣公墓所在援下篇以釋上篇最為得解

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東周也

自成王始營洛邑命名東都平王東遷實居其地改名鎬京為西周後漢光武建都雒陽更名髙祖之長安為西京兩京並建實倣成王之遺意唐都長安亦以洛為東京宋都汴分立四京以汴為東京洛為西京宋為南京魏為北京明始都金陵成祖遷燕更以金陵為南京

燕為北京一統盛王規制相沿顧周公召公初佐成王營洛之時有王城下都見於周書洛誥平王居王城而下都統乎其内總名東周子朝之難偪處王城敬王避居下都至是晉合諸侯以城之命名成周昭二十三年南宫極震萇弘謂劉文公西王之大臣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一東都之内而東西之名又於是焉分吳正傳注國策河南何以稱西周自洛陽下都視王城則在西也洛陽何以稱東周自河南王城視下都則在東也迨

考王封其弟於河南曰西周桓公桓公之孫又別封少子於鞏曰東周惠公東西兩周君復判然分治今世俗刻本闕此傳二語上下文俱不可見吳注國策引之再考玉海地理亦載此語並何休注曰周道始成王之所都也表之以與研經者共

成周者何東周也

丹鉛續錄邵泉齋曰成周下都也王既入成周矣曷為不遂入王城子朝之餘黨在焉故也故萇弘之建議城

成周也謂之遷都其任怨也大矣洛誥曰我卜澗水東瀍水西是謂王城我又卜瀍水東是謂成周　詩說曰小東大東大東平王東遷也小東敬王入成周也王城下都皆周公之所營一則藉平王之遷一則藉敬王之入東而又東西方之人遠矣悲夫

邾婁之大夫也

徐邈曰小國無大夫故書名而畧其氏前此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今快又至三叛俱以魯為主逋逃聚焉書之

以罪季氏也

叔術為之殺殺顏者而以為妻

臧氏之母之忠千古所難愚嘗取以方名康公但其為幼君復仇請命天子首惡當有所歸天子明法致辟亦當得首惡誅之邾婁顏淫九公子於宮中罰所難追較諸手刃幼君者猶宜末減然顏既伏誅矣君命不可讐討魯懿孝公之時為周天子者非宣王則幽王其為天子議法用師者賢則樊尹奸則番聚何憂盜不可得者

何注即以為鮑廣父梁買子夫鮑梁達下國之幽隱使人伏辜將酬恩之不暇而反為戮乎且邾婁顏者亦國之公族也嫗盈女既為之夫人矣許穆夫人之善懐固所急而衛共姜之節亦不可緩䩄然蘸叔術而歸之叔術貪國色而不為鄙何足稱賢公羊此傳悖理傷教殆聖經之罪人邵公注更為昏憒邾婁人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典訓煌煌猶存西周盛時氣象一語足以垂矣

定公

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

馬驌曰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蓋正月公尚未立歲首未得朝正正月無事可見是以不書迨六月而後即位既非即位之常月記事之宜又須詳而日之故書戊辰即位而後改元未改之前必承前君之年而史官載筆又不得一歲兩年故於是歲即稱元史法然也此出於馬氏左傳事緯辨例而適合公羊傳是題按司馬公通鑑

東漢光武帝建武元年即更始三年帝以六月即位而書法冠於春正月晉武帝泰始元年實魏咸熙二年晉以十二月受禪而亦冠泰始於是年之春公羊云即位後者正以六月之故國君踰年改元昭公薨於三十二年之十二月定公若於柩前即位則當以是年為元年六月即位則是年猶書為昭公之三十三年今意如斥逐舊君無正終亦無正始經文止書正月凡以是故爾

定哀多微辭

定哀多微詞則成襄以前皆直筆矣此真不諱之世若漢崔駰孔僖論武帝時事而梁郁上書以為誹謗先帝王允謂武帝不殺司馬遷使謗書流於後世所指如高帝善家令之言之類古今人不相及如是夫

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

趙子常云主人謂魯君也春秋本魯史成書孔子作經亦必禀君命而後得行筆削是非有所是正皆從史氏舊文永嘉陳氏曰辭從主人蓋本孟子其文則史穀梁

傳亦有從史文之云實經之逸義也公羊則曰其辭則丘有罪焉爾司馬遷言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文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抑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按唐太宗問褚遂良御記起居得觀之否對曰未聞人君自觀史也劉洎進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之人亦記之矣朱子奢亦曰以此開後世史官之禍可懼也故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一義也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一義也觀柳子厚

與韓退之及文公與劉秀才論史兩書千秋珥筆之苦心豈易易哉

不蒐城也

注云若今以草衣城是也董江都以為宋仲幾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顏注云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王伯厚曰按左傳云遲速衰序于是焉在宋仲幾不受功蒐字當從衰漢書志作衰與左氏合

正棺于兩楹之間

國不亡君死於外逆臣擅政國内曠年無君不特二百四十年所僅有乃開闢至於後世所絶無之事公衍既立為太子矣昭公薨内則叔孟外則從亡諸臣皆遥懾於季氏且黨附焉而莫敢持正公子宋從公於外必待意如之命而後敢即位十二月至於六月何其久也況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太子柩前即位即於行在所行之太康崩於陽夏仲康以弟嗣立其必待窮羿迎之歸於安邑而後踐阼乎古者君出疆正室守太

廟所以備非常趙王與秦會澠池廉頗居守約三十日不還請立太子為王臣子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未有生則逐其身死則擅其國同列不言伯主不問公子宋者方且感其擁戴畏其威力逆臣意如㒷然受桓温之賞而逃徐羨之傅亮之誅千古之大變僅見此一時故有元年春王而無正月春秋之特筆也

立煬宫非禮也

韓昌黎曰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去墠為鬼漸

而之遠其祭益稀魯立煬宮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故春秋非之

此灾蔌也曷為以異書

五行志劉向以為周十月今八月消卦為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死於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灾以視公也董仲舒以為蔌草之彊者天戒若曰加誅于強臣言蔌以微見季氏之罰也

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

劉原父曰天子諸侯皆三門而名不同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臯應畢諸侯有庫雉路天子外朝在臯門之外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内天子内朝在應門之内諸侯内朝在路門之内何謂畢門畢者趩也王出至于此則趩也師氏掌焉何謂應門應者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正四海之内莫不敬應也何謂臯門臯者告也王居外朝布告萬民也　明堂位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

子應門魯之制也方氏曰五門自內而出一曰路路大也正寢之門二曰應應和也路門倡之應門和之三曰雉門觀闕築于此四曰庫門器械藏于此五曰臯門臯緩也近則迫遠則緩臯門為五門之遠者

兩觀微也

崔豹古今注闕觀也古每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春秋讖代漢者當塗高杜瓊曰魏闕名也當

塗而髙聖人取類而言耳

又

顧亭林曰禮運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兩觀闕也闕門之下其里即名闕里夫子之宅在焉

水經注孔廟東南五百步有雙石闕故名闕里

又

三輔舊事未央宫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時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

再鳴五穀熟丹陽記晉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彧墓雙闕高壯可徙施之王導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西峯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元帝從之宋書孝武帝大明七年於博望梁山立雙闕梁典天監七年詔曰昔晉氏青蓋南遷日不暇給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吳郡陸倕作石闕銘冠絕當時賜以束帛

虧君之義復父之讐臣不為也

闔閭將為子胥興師子胥辭之以待蔡侯之釁含忍以觀變非遊談以逞志傳文語氣深許子胥且以楚平無道信讒僇忠奢之死豈得謂之受誅者公與左牴牾甚多獨此事最為水乳貫逵條具左氏二傳異同舉祭仲紀季叔術子胥之屬章懐太子注以為公羊不許子胥復讎反以推刃加於子胥以辭害義矣愚作伍員論引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以為公羊深悲臣子之心竊謂得解

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

新序云楚人興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興師伐楚遂敗楚人于柏舉而成伯道子胥之謀也

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

唐書孝友傳報父讐者七人王君操趙師舉獲貸余安常抵死張瑝琇皆杖殺智壽兄弟獨殺智爽徐元慶受誅而旌閭以陳子昂議也梁悅流循州以韓愈狀也柳

子厚之駁子昂宋胡明仲之非裴耀卿皆主于伸孝子之情明丘仲深引為士師則可以殺之謂不控有司漸不可長亦以嚴專殺之戒然孟子乃為今有殺人者設法而非為今有殺人之父者設也周禮調人和難父之讐辟諸海外即孔子不共戴天之旨大約列國分疆讐易於避復繩以申寃詣控之説則人子之情鬱而為惡者肆無所忌後世天下一家則有司之法易伸復讐者亦可審量而行矣後儒之論所以與三代以前不同也

又

自敵以下乃有讐君命天也君討臣誰敢讐之然伍員宰嚭之為吳謀楚論世者不以為非以父之不受誅也且深著楚平之惡以明君人之大戒後世忠臣死非其罪追卹其子孫即以為朝廷之盛典唐袁恕己之孫高事代宗宋岳飛之孫珂事寧宗皆為名臣由其所讐者武三思秦檜而非中宗高宗也明王世貞父忬死世宗時穆宗即位世貞兄弟詣闕訟寃言殺臣父者嚴嵩非

先帝竟以等於無極之誅矣獨嵇紹忠晉君子非之叔夜未嘗臣司馬昭紹之視王裒爲有忝焉

又

北夢瑣言五代唐明宗時襄邑人周威父爲人所殺不雪父寃有狀和解降勑賜死

推刃之道也

柳子厚駁徐元慶復讐議引此

又

朱謙之所生母亡假葬田側為族人朱幼方燎火所焚齊永明中謙之手刃幼方詣獄自繫武帝慮其報復遣謙之隨曹武西行幼方子惲於津陽門伺殺謙之謙之兄巽之又刺殺惲梁武帝曰此皆義事不可問悉赦之惲與巽之皆所謂不除害者也沈顗有弟死於孝兄殉於義孝友之節萃此一門之歎昌黎謂父子相殺無已時正謂此等耳

又

荀悦申鑒復讐古義也曰縱復讐可乎曰不可然則如之何曰依古復讐之科使父讐避諸異州千里兄弟之讐避諸異郡五百里從父從兄弟之讐避諸異縣百里弗避而報者無罪避而報之者殺犯王禁者罪也復讐者義也以義報罪從王制順也犯制逆也

二名非禮也

禮二名不偏諱固許命名者以二名也古人二名不可枚舉何注既已詳之就魯臣則如無駭帥師入極公子

慶父伐餘丘叔孫得臣如京師書於經而未嘗譏亦不可枚舉乃曰定哀之閒無所復為譏惟有二名故譏之則定五年季孫意如卒叔孫不敢卒並書而不譏而三年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何忌之名亦先見於經矣其圍鄆與哀十三年晉魏多侵衛蓋經文偶脫簡耳自公羊㕘為支離之說而西漢率祖之王莽遂禁天下二名匈奴單于囊知牙斯亦令止稱知笑破中外

弑千乘之主而不克

陽虎車數十乘是百乘之陪臣也稱季氏為千乘之主是千乘之大夫也

璋判白　龜青純

何注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傳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名純緣也謂緣甲頓也千歲之龜青髯明於吉凶　周禮大宗伯以赤璋禮南方玉人之

事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牙璋中璧七寸射二寸厚寸

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

水經注汶水東南流逕龜陰之龜田山在博縣北孔子所作龜山操也又西南逕陽關故城本鉅平縣之陽關亭陽虎據之以叛焚萊門而奔齊者也蛇水西南逕夏暉城齊侯送姜氏於下讙是也沂水東南流逕東莞故城左傳莒魯爭鄆為日久矣今城北鄆亭是也京相璠

曰瑯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按諸地皆所謂汶陽之田魯與齊錯壤去來不常陽虎以讙陽關叛入於齊至是齊景公心折孔子之知禮從晏子之說謝過以質而來歸田孔子從此與聞國政所謂見行可之仕也後篇遂有墮郈墮費以治陪臣之事

齊人為是來歸之

何註齊侯自夾谷歸謂晏子曰寡人獲過于魯侯如之何晏子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四

邑請皆還之胡氏又引法言曰仲尼用于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求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

曷為帥師墮郈

孔子聞魯政未久墮三都而公斂處父齕之然魯之不為季氏簒者其功全在墮費自季孫宿繼行父而專政即於襄七年城費自是仍世跋扈公然逐君由恃費以無恐自以為勇夫重閉若董卓之郿塢矣趙鞅使尹鐸

保障晉陽傳其子無卹田文擅齊營三窟於薛季之不遂其簒魯者幸南蒯陽虎皆據費以叛之物腐先蠹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乘機利導其說得入耳郈亦有侯犯之叛成則嘗受齊圍又為晉所取以畀杞金革流移民心未固三桓私邑皆不至大都耦國孔子有見行可之仕師師隳費者拔本塞源之要務也

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

東坡語林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

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晏子曰田氏之僭惟禮可以已之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嬰能知之而不能為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耦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

五堵而雉

毛詩傳一丈為板合之五板之堵五堵之雉是一雉為二十五丈也左傳杜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堵止得

三丈矣詩鄭箋以為板廣六尺周禮以為板廣二尺何休注則曰八尺為板諸家說既懸絶參合總無以相通正義依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大都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五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五步五步於度長三尺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

君側之惡人也

國列六卿而范中行未嘗得君何云君側若君側茍躒足以當之乃左袒趙氏者也蓋寅與吉射欲圖雄霸而

才不足以濟有類乎叛曹操之楊奉韓遂趙鞅叛服不常反邀大寵德宗所謂同平章事之王武俊也

又

李梧岡曰晉之六卿弁髦其君瓜分其國皆不臣之徒也而趙氏地尤大勢尤横即以衛貢一事言之午非叛臣罪不至死鞅以私怒不請于晉君而擅殺之殘暴已甚寅以甥故而黨午吉射以姻故而袒寅遂至連兵相攻矢及君屋君子平情定罪猶當首鞅而從范中行特

趙氏有韓魏之助終以歸國而范中行遂至滅亡公羊以成敗論人重與鞅而深誅寅吉射春秋書曰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續書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均之叛人也則均之君側之惡人也若一與而一奪是猶退虎而進狼愛蛇而惡虺亦異于春秋之旨矣

又

後世人臣舉兵相攻動以清君側為詞王敦舉兵武昌託名於誅劉隗刁協蘇峻舉兵歷陽託名於誅庾亮皆

事不成而被戮然當江東立國之初震驚王室其為禍已不細矣司馬懿討曹爽兄弟事成而遂移魏祚殷仲堪王恭請誅王國寶司馬道子所謂再舉晉陽之甲者也始得志而繼以滅亡晉祚乃傾於偽楚終歸劉宋矣嗣後之託此名者不可僂指趙鞅者懿裕之先路也公羊指荀范為君側之惡人闇於時事而悖經指甚矣

於越敗吳于醉里

左穀皆作檇李漢書地志注云就李古名如是好事者

謂檇李以果得名食之味美水經注則云辟塞秦漢總屬會稽三國孫吳黃龍三年由拳野穀自生名曰吳興又改為嘉興晉初分會稽吳郡為兩治嘉興隸吳郡唐書名臣陸贄等傳稱蘇州嘉興人石晉天福三年始以嘉興縣為秀州不復隸蘇吳公羊於吳越之戰無傳其經曰醉里一説云吳王醉西施於此等諸朝歌之命名則閭閻時不應先有此稱今嘉興志亦載之

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

嚴開止曰經自君氏卒而外未有書其終事而不以夫人稱不以小君葬者蓋子為繼體則雖妾母而未嘗不尊以夫人自成風以来已為故事矣今言姒氏不言夫人言卒而不言薨書葬而不言我小君豈哀實其子而未成為君未敢尊以夫人之禮歟以斯知妾母為夫人子尊之也然僖元年既書夫人姜氏薨于齊文四年又書夫人風氏薨則僖有二母矣文十八年既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宣八年又書夫人嬴氏薨明宣有二母矣襄

二年既書夫人姜氏薨四年又書夫人姒氏薨明襄有二母矣哀公姒氏之子定何以無適妻歟定之入為魯侯也當已有妻公子娶妻宜不書于策而其薨與葬又在春秋後以故終不見經假令姒氏而卒于定公未薨之前則并不見經假令姒氏而卒于哀公即位之後則史仍以夫人稱矣此皆策書之大體

哀公

靈公逐蒯聵而立輒

從左傳之文則立輒之議出自子郢公穀兩傳皆曰受之王父朱子註論語原只曰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故名不正答方伯謨書乃曰龜山以為有靈公之命左傳史記皆無此說忘却公穀兩傳矣即使南子聽郢之言而立輒亦必以靈公遺命臨之漢魏以下母后專政策立稱遺詔者多矣豈能辯其非先君之命乎且曰冉有子貢疑嫡孫承重似有可立之理太子現在何有於孫高齊之長廣奪位蓋以文襄既死耳輒與蒯聵爭國

之由當從公穀為是

不以父命辭王父命

漢昭帝時有男子自稱衛太子詣北闕京兆尹雋不疑徑叱吏收縛之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注顏師古曰石曼姑受命于靈公立輒曼姑之義固可以距蒯聵者也漢世重公羊常引決朝廷事如此類

蒲社者何亡國之社也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是各有二社矣又郊特牲篇於天子大社之下曰喪國之社屋之孔疏因言又各有勝國之社是為三社此特天子有之耳左傳閒於兩社為公室輔魯蓋止二社哀四年亳社災穀梁傳曰亳亡國也是謂亡國之社諸侯亦有之公羊則曰蒲社何注因云先世之亡國在魯境愚謂侯國而有亡國之社則如成王滅唐而封叔虞晉應以唐為亡國之

社齊之先爲爽鳩逢伯齊應以爽鳩逢伯爲亡國之社乃如襄三十年鳥鳴于亳社亳社之在宋方且以爲先王之故址擬諸晉之唐齊之爽鳩逢伯有間忍視爲亡國乎故亳社之爲亡國之社惟周有之然厥後哀七年魯伐邾執邾子益獻于亳社則魯誠有亳社矣或如明堂位備四代之服器官而亳社之制與王室同歟

又

宋高宗時臨安大火魏矼言春秋間數火災說者謂孔

子有德不能用季孫有惡不能去故天降之咎

喪以閏數也

儀禮中月而禫鄭氏注與大祥間一月凡二十七月朱子家禮云自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七月此三年之喪不計閏之明文至謂大功以下喪以閏數自公羊子而外罕有及此者惟戴記三年問篇上取象於天下取法於地孔疏天地之氣三年一閏三年者取象於一閏期者取象於一周九月者以象陽數又象三時而物成也五

月以象五行三月象天地一時而氣變五服之節皆取法於天地愚竊以天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是每閏恰當二十七箇月之數三年之喪不用三十六月而用二十七月正以一閏為三年一周為一期期與周之不計閏無疑義矣至九月以象陽數若加以一閏十月即非陽數五月象五行三月象一時若加以閏月六月四月皆非五行與一時之數喪服小記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鄭注喪之節應歲時之氣故公羊

謂喪以閏數者有本有原乃象天地之謂也穀梁云喪事不數亦止論三年喪不計閏之意未及大功以下鄭志答趙商之問可為定著

又

隋獻皇后崩牛弘以三年之喪祥禫具有降殺期服十一月而練者無所象法于是下詔除期練之禮

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

孔子所謂一言喪邦也李勣阿高宗之私意以亂唐陳

乞狙景公之亂命以竊齊

闞然公子陽生也

此與胥午伏欒盈而觴曲沃人樂作盈出徧拜坐人刼

衆舉事智術一轍

所以賂齊也

愚菴曰左氏以季姬未歸故齊人來討公穀以齊為邾

故取讙闡葉石林辨之云邾子益齊出也魯以邾子來

則齊人取讙闡歸邾子則齊人歸讙闡左氏說非人情

譏始用田賦也

注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若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孔疏家語政論篇季康子欲以一井田出賦法焉又魯語孔子謂冉求曰田一井出稯禾秉芻正米不是過也二文皆論此經用田賦之事

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劉氏意林曰吳戰天下威强諸侯動不以德義春秋所

惡也何緣而以兩伯之辭言之曰天下無王久矣夷狄皆僭號叛命莫能尊周吳獨自卑貶其號率諸侯以奉天子其事雖淺近不得不引而進之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者此之謂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可以祀上帝吳子之霸也不亦宜乎

又

既言吳主會矣又咏歎以足之其詞若有憾焉實是推許之至據吳語為事實合之公穀兩傳之評夫差於此

齊晉前驅魯衛驂乘滕薛俠轂而趨告勞周室實有方駕桓文揮斥莊繆之意而蹶于中道之一跌易所謂智小而謀大覆公餗其刑剭者也悲夫

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

王伯厚曰星孛東在於越入吳之後彗見西方在衛鞅入秦之前天之示人著矣

反袂拭面涕沾袍

琴操魯哀公十四年西狩薪者獲麟擊之傷其左足以

示孔子孔子道與相逢俯而泣抱麟曰爾孰為来哉孰為来哉反袂拭面仰視其人龍顏日角夫子奉麟之口須臾吐三卷圖一為赤伏劉季興為王二為周滅夫子將終三為漢制造作孝經夫子還謂子夏曰新主將起其人如得麟者

孰為来哉孰為来哉

王仲任曰儒者說以為天以麟命孔子孔子不王之聖也夫麟為聖王来孔子不王而時王魯君無感麟之德

怪其來而不知所為故曰孰為來哉知其不為治平而至為已道窮而來望絶心感故涕泣沾襟

孔子曰吾道窮矣

杜元凱曰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所歸此聖人所為感也絶筆于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

春秋何以始乎隱

沈存中筆談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二年魯惠公方即

位則春秋當始惠公而始於隱故諸儒之論紛然啖趙纂例於隱公下注八字云惠公二年平王東遷若爾則春秋自合始隱然與史記不同不知啖趙得於何書友人石端集一記年書考論諸家年統極為詳密其叙平王東遷亦在惠公二年予亟問石君云出一史傳中遽檢未得終未見的據

曰備矣

何邵公注人道浹王道備太史公曰春秋文成數萬其

指數千萬物之聚散皆在春秋愚作折諸隨筆採獲見聞寡陋就所得於二十一史諸子之書至鉅至細比類相從往往類化工之肖物史公謂有國家者不可不知春秋吾謂論世者不可不讀三傳也

又

文中子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於是乎天人備矣

公羊折諸卷六

公羊附錄

魏劉蘭明左氏春秋而排毀公羊又非董仲舒由是見譏於世後為國子助教靜坐讀書有人叩門蘭命引入葛巾單衣與蘭坐謂曰吾自是學士何為每見毀辱理義長短竟在誰而過無禮見凌也今欲相名當與君正之言終而出蘭少時病死

公羊折諸卷六